



民國33年 國軍抗日戰爭衡陽保衛戰研究

作者簡介



王懷慶上校，陸軍官校正87年班、砲校正規班185期、陸軍學院97年班、戰術研究班100年班、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曾任射擊組長、連長、參謀主任、隊長，現任國防大學陸軍學院教官。

提要

- 一、衡陽保衛戰是國軍在抗日戰爭後期，為求粉碎日軍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作戰企圖中，最重要的一場作戰。衡陽位於湖南省中部地區，南嶽衡山南麓，湘江中游西岸，粵漢、湘桂兩鐵路之交會，遂使衡陽成為湖南省中南部交通之樞紐。在軍事上為湖南、廣東兩省陸路南北交通之鎖鑰，進入廣西、貴州、四川、雲南四省之門戶，乃我戰略必守之要點，亦為敵人打通大陸交通必須奪取之目標。
- 二、戰前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主在打通湘桂鐵路及粵漢鐵路，並破壞遂川及南雄地區機場。衡陽保衛戰可分為湘江東岸作戰及日軍發動的三次總攻擊等四個階段，共歷時47日，最終衡陽城仍陷敵手。
- 三、作戰中獲取之經驗除戰場情報掌握及敵情判斷正確為首要關鍵外，其次是防禦陣地工事構築完善，以及疏散戰場民眾，防諜混入，暴露國軍陣地狀況；然最終因判斷錯誤致使援軍無法馳援。

四、從本次作戰研究中啟發我國軍在防衛作戰「肆應敵情變化、重視戰地民政、加強臨戰訓練」之重要性，時至今日，雖然作戰形態早已不同以往，但戰場上許多經驗教訓仍然歷久不變，都適用於現今臺澎防衛作戰，亦足以顯示戰史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詞：衡陽保衛戰、陣地戰、長衡會戰、一號作戰

前言

衡陽保衛戰是國軍在抗日戰爭後期，為求粉碎日軍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作戰企圖中，最重要的一場作戰。民國32年(1943年)11月，日本大本營為求摧毀美軍在華基地，以維持中國東海的海上交通，以及開闢與南洋地區之間的陸上交通，便開始著手規劃一場打通中國大陸南北的作戰。¹為了阻止日軍此一企圖，國軍也規劃了豫中、長衡、桂柳等三場大型會戰。其中過程最激烈、成效最顯著、犧牲也最大的作戰，當屬長衡會戰中由第10軍負責的衡陽保衛戰。第10軍在軍長方先覺將軍(1903～1983年)的率領下，獨自戍守衡陽47日，最終雖因彈盡援絕而城破失守，但也使日軍付出重大代價。

關於衡陽保衛戰的文獻，我國方面除了較為廣泛運用的官方檔案及軍方戰史出版品之外，再就是參戰者的口述歷史以

及戰後回憶著作，例如，預10師師長《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時任迫砲連連長白天霖的《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以及收錄許多參戰者口述回憶及當時媒體報導的《方先覺與衡陽會戰》，這些個人口述大致上可以弭補官方文獻的不足，也能提供研究者深入瞭解此戰的全貌；另外，中共方面近年開放有關對日抗戰的出版品，算是比較新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出版品，例如，第10軍衡陽保衛戰的戰鬥詳報就在其中；最後是日軍方面的文獻，除了民國70年代由國防部譯印的《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外，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的日軍原檔，也公開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供研究者查詢運用。

在過去抗戰史的研究中，衡陽保衛戰能得到許多研究者的青睞，一方面是作戰本身的重要價值，一方面在於史料文獻的支持。過去研究衡陽保衛戰的主題，大

1 此即是日軍後來發展「一號作戰計畫」最初始概念。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一)河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8)(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3、13。



致上包含精神戰力以及軍事作戰。軍事作戰方面又可區分為城鎮作戰、陣地戰以及大型會戰等。²然而，隨著新的文獻史料相繼出版，對於衡陽保衛戰的討論仍然可以在既有的成果上繼續研究。

作戰地區概述與戰略價值

衡陽位於湖南省(簡稱「湘」)中部地區，南嶽衡山南麓。城廓東西橫寬約500公尺，南北長約1,600公尺。周邊主要水系有湘江、蒸水及耒河。耒河又有稱耒水，自東蜿蜒而北，由耒河口注入湘江。蒸水又名草河，河幅寬約百公尺，流經衡陽城北，再向東流入湘江，築有可行駛汽車之大橋以達衡陽城內。蒸水南岸為水稻田區，北岸為丘陵區，水深不能徒涉，僅其上游的銅錢渡及轄神渡在枯水時期可以徒涉。湘江為長江主要支流之一，是湖南省境內最大的河域。衡陽位於湘江中游西岸，自蒸水口至黃茶嶺之間約5公里之湘江兩岸，工廠林立、商賈雲集。湘江該段江面寬廣，漲水時約500公尺，每年5～11月為增水時期，可行駛數千噸的輪船，可下達湘潭、長沙而直泛洞庭湖。

陸上交通方面，除四通八達的公路

網，更重要的是湘桂鐵路及粵漢鐵路。粵漢鐵路鋪設於湘江東岸與耒河之間，鐵路東邊為衡陽機場，最終可通達廣州；湘桂鐵路接軌粵漢鐵路衡陽站，經湘江大鐵橋，通往廣西桂林，再延伸至柳州與黔桂鐵路接軌，通往貴州貴陽。湘桂鐵路衡陽站，設於南門外約1,500公尺之張家山麓，因此衡陽有兩個火車站，粵漢鐵路稱東站，湘桂鐵路稱西站。由於粵漢、湘桂兩鐵路之交會，公路之縱橫，以及湘江之水運，遂使衡陽成為湘省中南部交通之樞紐。

衡陽周邊主要地勢，城西除一部山地與南面山地相連接外，大部為密布魚塘、蓮池之沼澤地區，再西為廣闊水稻田區。城南外約有千餘公尺縱深起伏丘陵地，再南為丘陵與水稻田混合地帶。城南主要的地形要點，湘桂鐵路北面有張家山及楓樹山，南面有停兵山、高嶺及黃茶嶺。彼此之間互為犄角，可左右相互瞰制，亦可扼控湘桂鐵路及湘江城南段渡河點。西南要點則有虎形巢，可以扼控西南地區主要公路及湘桂鐵路(如圖1)。

總之，衡陽不僅在經濟上控制西南各省，且在軍事上為湖南、廣東(粵)兩省陸路南北交通之鎖鑰，進入廣西(桂)、貴

2 關於精神戰力方面的著作有臧肖俠〈浴血奮戰守衡陽：抗日衡陽保衛戰之追憶〉、容鑑光〈對日抗戰「衡陽血戰四十七日」之研究〉；軍事作戰方面的著作，包含白天霖〈衡陽保衛戰戰鬥經過概要〉、藍雪川〈衡陽保衛戰之研析〉、吳偉華〈抗日聖戰——衡陽保衛戰之研究〉、王立民〈抗日聖戰——衡陽保衛戰之回顧〉、陸軍聲〈抗戰期間之城鎮作戰——野戰用兵的觀點〉等。



州(黔)、四川(川)、雲南(滇)四省之門戶，
乃我戰略必守之要點，亦為敵人打通大陸
交通必須奪取之目標。

一、戰前情勢

民國32年11月25日，位處日軍大東亞共榮圈整體戰略樞紐的臺灣，首次遭到中美混合聯隊的空中轟炸。這是日本侵華期間，其領地第二次遭到美國空軍較大

規模的攻擊。第一次是民國31年(1942年)4月18日，在美國空軍中校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 1896~1993年)率領下，對日本本土進行的空中轟炸。相較於第一次被轟炸的震驚，日本大本營更加重視第二次的空中轟炸。主要緣由在於美軍第一次轟炸行動的B-25轟炸載具，是從航空母艦起飛，最大航程無法支持返航，僅能迫降中國大陸浙江地區，³ 這代表美軍囿於航程不足的原因，無法構成連續轟炸的條件，也就是當時美軍並沒有能力持續攻擊日本

48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九卷第588期/2023年4月



領土。但民國32年底美軍對臺灣轟炸所顯示的意義則截然不同，該次的轟炸行動是從中國大陸江西省遂川機場起飛，⁴美軍已無航程不足的問題，並且已有能力攻擊日本本土。

基於美國空軍帶來的威脅，日本大本營決定在中國戰場尋求解決之道。民國32年11月28日，大本營召見中國派遣軍第一課參謀天野正一大佐(1898～1979年)，告知大本營的戰略指導。中國派遣軍必須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線，並消滅沿線的美國在華飛行基地。⁵

中國派遣軍受命後，開始著手規劃作戰方案。為慎重起見，大本營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真田少將在12月14日親自前往南京與中國派遣軍進行研討，並將作戰行動定名為「一號作戰計畫」。⁶大本營於民國33年(1944年)1月24日頒布「大陸命第921號」予以核定「一號作戰計畫」

。「一號作戰計畫」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京漢作戰」(又稱為「平漢作戰」)，代稱「己」號作戰；第二階段為「湘桂作戰」，代稱「止」號作戰，主在打通湘桂鐵路及粵漢鐵路，並破壞遂川及廣東省南雄地區的機場。⁷

中國派遣軍又將「湘桂作戰」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作戰目標，就是控制衡陽機場並占領衡陽。此階段的作戰指導是，以第11軍於民國33年6月初由湘江東方地區及洞庭湖發動攻勢，迅速奪取長沙地區，爾後隨即長驅直入進攻衡陽，攻擊時間預定於7月中旬。另外，當第11軍對衡陽發動攻勢時，第23軍必須對國軍第七戰區取攻勢實施牽制作戰，以利第11軍作戰。⁸

(二)國軍長衡會戰前期概要

當日軍在民國33年3月初開始調動部隊時，國軍統帥部已有所察覺。軍事

4 遂川機場又稱「砂子嶺機場」，現已作廢，舊址在現今江西省遂川縣境內。其地位於衡陽東南方180公里，距離臺灣新竹約600公里。當時國軍空軍指揮部考量飛機在遂川起飛至南昌或浙江、福建沿海港口作戰，返回遂川途中不必加油，因此，決定在遂川修建機場。1942年10月建成後，中美盟軍利用這個基地轟炸東南沿海日軍軍事目標，炸毀日軍新竹機場飛機40餘架，並與日軍展開了8次大規模空戰，共擊落、擊毀日機16架。譚建華，〈遂川「秘密空軍基地」始末〉《傳記文學》，第93卷第1期，頁26～36；劉鳳翰，《日軍在臺灣(下)》(臺北：國史館，1997年6月)，頁495。

5 「第2篇，第1章／第1節—本期間に於ける全般情勢」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624200、支那方面作戰記録，支那派遣軍の統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 「第2篇，第1章／第2節—1号作戰に関する研究準備」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624300、支那方面作戰記録，支那派遣軍の統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 「第2篇，第1章／第3節—1号作戰実施に関する大命拜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624400、支那方面作戰記録，支那派遣軍の統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III)》(臺北：國防計劃局編譯室譯印，出版不詳)，頁200。

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先生(1887~1975年，後簡稱「蔣委員長」)當即判斷日軍的作戰企圖，並預定要國軍準備平漢路作戰。⁹然而，日軍依然按照計畫在5月9日打通平漢鐵路，¹⁰由於作戰進展超乎預期順利，日軍第11軍轄5個師團兵力，¹¹提前在5月27日向南發動「湘桂作戰」總攻擊。

在5月中旬時，蔣委員長要求第9戰區司令官薛岳(1896~1998年)積極準備應戰。¹²他認為日軍將會受到地理形勢、空中實力以及運輸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國軍或許可以此彌補兵力上的不足。¹³為了考量地形以及爭取大軍備戰部署的時間，統帥部選擇曾締造過三次大捷的長沙為決戰地。此外，為了確保粵漢鐵路上的重要城鎮，統帥部在5月29日發布電令，將直屬部隊第10軍及暫編第2軍配屬給第

9戰區。命令中要求原駐守衡山的第10軍必須南下固守衡陽，且不得參加長沙方面決戰。軍事委員會在5月31日正式頒布長衡會戰計畫，確定第10軍的任務：「第10軍(附暫編54師)，以二師固守衡陽，一師主力移易俗河，一部移湘潭，掩護湘潭、衡陽間交通線，特須注意空降部隊之戒備」。¹⁴第9戰區接奉命令後，除要求第10軍依令戍守衡陽外，同時也令第4軍必須死守長沙，然而長沙依然在6月18日淪陷。

二、日軍作戰計畫與發展

日軍攻陷長沙後，第11軍開始進行戰略追擊。第11軍在6月20日的戰場報告中，研判國軍第9戰區將以各種手段確保衡陽安全，但在日軍持續的追擊下，已不及在衡陽前緣迄衡山一帶編組有效的部署。¹⁵同日傍晚，第11軍下達了作戰命

9 《蔣中正日記》，1944年3月4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10 日軍打通平漢線之後，平漢作戰並未因此結束，日軍第110師團、第62師團及第37師團仍持續與第一戰區部隊在河南地區作戰，直到7月下旬，此戰國軍稱為「豫中會戰」。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一)河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8)(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附表二、附圖四。

11 分別是在左翼的第3師團、第13師團，中央正面的第68師團、第116師團以及右翼的第40師團。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208。

12 「蔣中正電薛岳日軍打通平漢路後必攻粵漢路務積極準備」，1944年5月14日。〈革命文獻一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4-105。

13 《蔣中正日記》，1944年5月28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14 胡璞玉主編，《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10月)，頁6、15。

15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頁323。



令，決心乘國軍尚未完成戰備之際，迅速攻占衡陽，並補殲蜚集來援之敵。各部隊任務概要如下：¹⁶

(一)第116師團主力從易俗河、白果市、兩路口(衡陽西北方29公里附近)，經衡陽西南地區突進，儘可能擊滅敵軍，並且攻占衡陽。

(二)第68師團繼續執行原追擊任務，就地捕殲敵人，迅速占領川湘公路及衡陽機場，並占領衡陽。

(三)第13師團繼續執行原追擊任務，主力捕殲萍鄉附近之敵後，先以有力一部向攸縣方向突進，視狀況發展，主力再伺機向攸縣突進。

(四)第40師團應占領湘鄉附近地區，並掃蕩周邊殘敵，隨時準備向益陽及永豐方面進行作戰，並在長白湖南側地區及朱良附近配置一部兵力，以強化湘江水路運輸安全。

從上述的作戰命令中，可以概要整理第11軍攻占衡陽的作戰構想。軍以攻占衡陽為目的，區分為攻勢兵團與阻擊兵團。攻勢兵團為第116師團及第68師團，區分東西兩路向衡陽取攻勢。西路第116師團從西方及西南方向衡陽攻擊前進，東

路第68師團從東方先期奪占衡陽機場，爾後再從南面向衡陽攻擊前進。阻擊兵團以第40師團在西，第13師團在東，以第40師團為重點，阻斷國軍第6戰區從西面增援衡陽作戰之企圖(如圖2)。

三、國軍備戰部署與作戰計畫

第10軍在5月29日接奉命令後，軍長方先覺將軍隨即開始調整部署，依照統帥部的命令，方先覺首先令第3師向北移駐易俗河，並在30日率領第3師師長周慶祥(1904～1948年)由衡山出發，沿途偵察有利地形。6月1日，方先覺再率領預備第10師及第190師進駐衡陽。衡陽城的兵力，除了第10軍兩個師外，第9戰區另外配屬其他部隊給第10軍，包含新編第19師、第46軍山砲營一個連、第74軍野砲營(4門)、第48師戰車防砲營一個連(6門)，及擔任衡陽機場警衛任務的第54師(欠2團)。¹⁷ 第10軍的兵力部署概要如下：¹⁸

(一)第190師以一個營固守五馬歸槽獨立據點，以一部於樺湖西岸，經湖東寺至蜈蚣橋之線，占領警戒陣地，主力在范家坪以東，橡皮塘、蓮花塘、馮家冲之線，占領據點陣地，重點保持於右翼。

16 「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自昭和19年4月23日至昭和19年8月11日(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314000、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昭和19年4月23日～19年8月11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7 白天霖，《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臺北，民國76年9月)，頁29、30。

18 同註14，頁151、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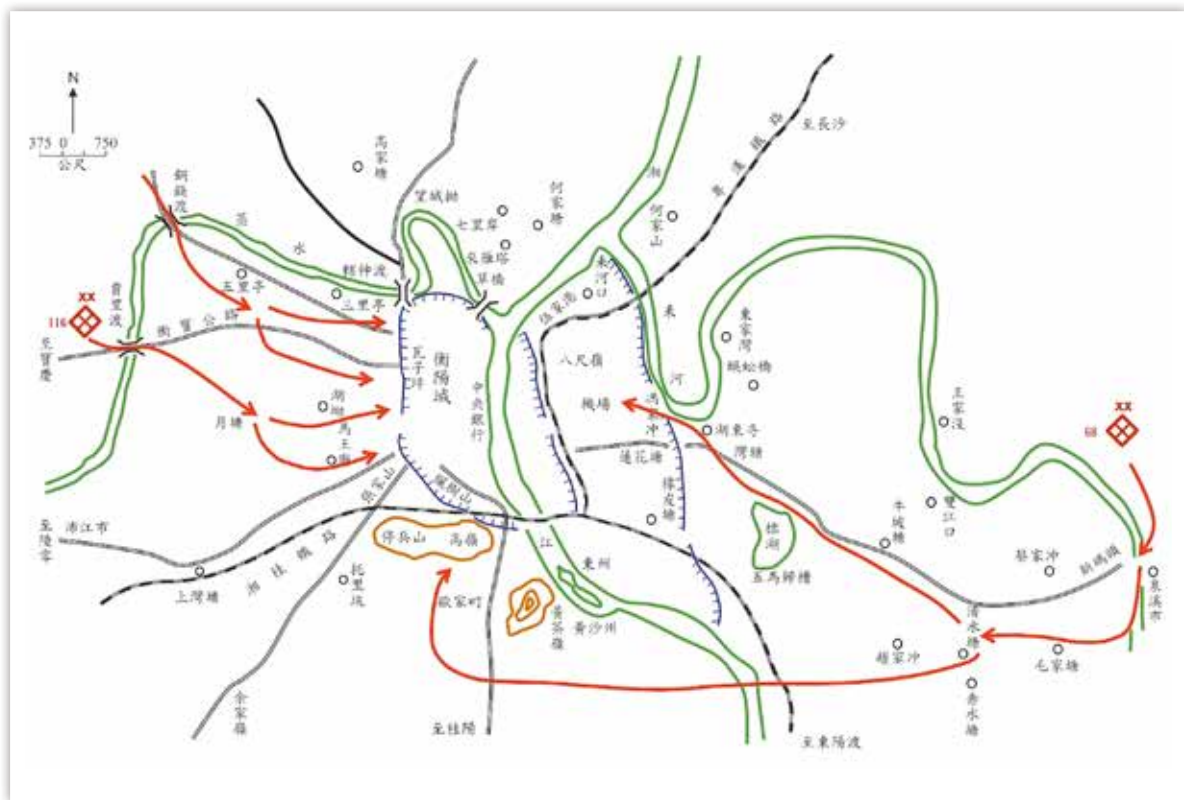


圖2 日軍攻擊部署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胡璞玉主編，《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10月)，插圖28。

(二)暫編第54師，以一部於東家灣，互何家山之線，占領警戒陣地。主力在馮家冲，沿耒河左岸至耒河口之線，占領據點陣地，重點保持於左翼，並派一個連，在泉溪市，構成前進據點。

(三)新編第19師，以步兵一營占領來雁塔迺望城拗之間據點陣地，以一部於高家塘、三里亭、湖坳、馬王廟之線占領警戒陣地。主力占領石鼓嘴、草橋、轄神渡、瓦子坪，至汽車西站之線，重點保持於瓦子坪至汽車西站間地區，並於杜家塘迺楊林廟之線構築預備陣地。

(四)預備第10師，以一部占領馬王

廟、托里坑、歐家町、黃茶嶺之線警戒陣地，主力占領汽車西站、虎形巢、張家山、楓樹山、五桂嶺、江西會館之線，並以一連占領停兵山、高嶺兩獨立據點，確實固守。

(五)砲兵部隊(野山砲兵共14門)，在雁峯寺、縣政府、蒸陽路、清泉路西側地區占領陣地。

上述的兵力部署，主要是暫編第54師及第190師負責固守湘江東岸，並以暫編第54師在北，第190師在南；新編第19師及預備第10師負責固守衡陽西面，以新編第19師在北，預備第10師在南為全軍



防禦重點。當第10軍各部隊在積極構工的同時，新編第19師卻於6月13日奉調離開衡陽。方先覺曾在6月15日呈報衡陽部署給蔣委員長時，請求能將第3師返防衡陽接替新編第19師遺留的區域，¹⁹但卻未獲同意。為了填補防線的缺口，方先覺於是下令第190師除留置第568團第1營在湘江東岸並歸暫編54師指揮外，其餘部隊移防至衡陽，接替新編第19師陣地。此時，湘江東岸僅有一個團另一個營的兵力(如圖3)。²⁰

作戰經過概要

衡陽保衛戰共歷時47日，從6月23日迄8月8日止，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湘江東岸作戰，從6月23～27日；其次是日軍發動的三次總攻。第一次總攻從6月27日～7月2日；第二次總攻從7月11日～7月15日；第三次總攻自8月4～8日衡陽陷落。

一、湘江東岸作戰

6月23日下午，日軍第68師團松井支

隊開始從泉溪市渡過耒河，目標指向衡陽機場。新編第54師警戒部隊與敵接觸後，方先覺當即命令第190師570團向湘江東岸機動，固防五馬歸槽據點。此外，方先覺並令在易俗河及下攝司的第3師主力返回衡陽，接替第190師城西陣地。第3師主力在24日返抵衡陽，第190師隨即全數渡江協助江東地區作戰。²¹

25日拂曉，日軍猛攻五馬歸槽陣地，第570團團長何光耀及營長劉家成均身受重傷。²²當日夜，日軍松井支隊攻入衡陽機場，方先覺為縮短防線並保存戰力，隨即命第190師撤回衡陽，占領湘江左岸，並向東警戒。²³衡陽機場淪陷的同時，日軍第68師團主力已從東陽渡以及五馬歸槽南側渡過湘江，向衡陽南郊及西南郊進攻。另外，在116師團方面，該師團於6月21日時從易俗河方向發起攻勢。但是在該區域遭受到中美空中混合團優勢的空中攻擊，因而導致行動相當緩慢。²⁴

二、第一次總攻擊

19 「方先覺電蔣中正衡陽部署及守備衡陽意見」，1944年6月15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14-107。

20 白天霖，〈衡陽保衛戰戰鬥經過概要〉《近代中國雙月刊》，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55。

21 「第10軍守備衡陽戰鬥要報」，1944年11月，收錄自中央檔案館編，《檔案中的中國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頁661、662。

22 劉野舟口述，胡有瑞、方鵬程、劉本炎整理，〈「衡陽保衛戰40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雙月刊》，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19。

23 同註14，頁153。

24 於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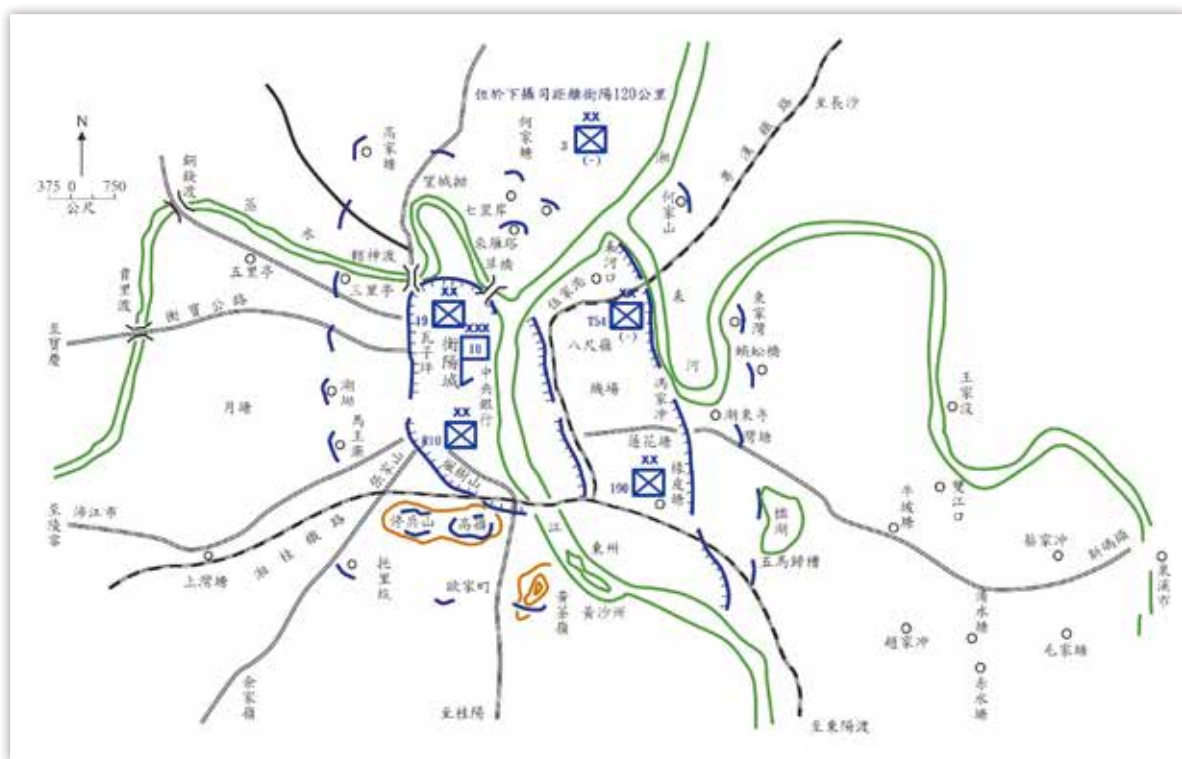


圖3 國軍防禦部署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胡璞玉主編，《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10月)，插圖28。

日軍第116師團及第68師團原先協議於28日拂曉時刻發起攻擊。²⁵然第68師團卻於27日下午與預10師警戒部隊在黃茶嶺及歐家町接觸。預10師警戒部隊被迫撤離後，日軍隨即對停兵山及高嶺第一線陣地展開猛攻。固守停兵山的是預10師30團第7連，高嶺則是一個排兵力。面對日軍

的猛攻，停兵山陣地在第7連連長張田濤率領下，戰至最後一兵一卒，²⁶至28日拂曉，高嶺及停兵山陣地淪陷於日軍，據點官兵全部壯烈犧牲。²⁷

日軍攻占湘桂鐵路以南的陣地後，接續向主陣地展開攻擊，但在攻打停兵山時，日軍發現國軍的防禦工事意料之外的

24 僅22日當天就有約100架次的空中轟炸。「第11軍 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一自昭和19年4月23日至昭和19年8月11日(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314100、第11軍一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一昭和19年4月23日～19年8月11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5 同註15，頁346。

26 項世英口述，胡有瑞、方鵬程、劉本炎整理，〈「衡陽保衛戰40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雙月刊》，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13。

27 同註21，頁663。



堅固，且火力似乎也較優於日軍。28日上午10時左右，第68師團長佐久間中將率領重要幹部至停兵山實施偵察時，遭到預10師第28團迫砲連連長白天霖發現，並立即以集火方式實施效力射，造成第68師團重要幹部大量傷亡，師團長重傷後送。²⁸

從6月28日開始至7月2日，日軍連續不斷五晝夜對張家山及楓樹山陣地實施攻擊。日軍攻擊的方式，先以空中轟炸、砲兵射擊以及毒氣襲擊，待國軍陣地陷於半癱瘓狀態時，步兵部隊開始進行衝鋒攻擊。面對日軍的攻勢，白天霖曾撰文回憶當時國軍在戰場上的應變與作為：

「當敵機轟炸和砲擊時，我守軍官兵都蟄伏在散兵壕和掩體之中，以避免過早發生重大的傷亡。待敵進入近距離，敵砲兵為避免彈著散布傷及步兵而延伸射程到我陣地後方之後，始從掩蔽的工事中露出頭來，並配合我各種障礙物發揚側射與直射火力，以殲滅敵人於陣地前。即令敵人突入，亦依兩側陣地火力之封鎖，掩護正面守軍，以手榴彈、刺刀與逆襲，殲滅敵人於陣地內。」²⁹

此外，日軍的毒氣攻擊，亦造成國軍大量的傷亡。預10師第28團3營7連駐守

五桂嶺陣地時，日軍久攻不下，便在30日施放毒氣，第7連全體80餘人全數陣亡。面對日軍的毒氣攻擊，方先覺將軍當時的緊急措施，是「將軍直屬部隊所有防毒面具收集送第一線官兵使用，尤以輕重機槍射手、班長為優先；敵人施放毒氣時，無防毒面具者，儘速以毛巾重疊，在水中浸濕後捆於面部，濕毛巾上剪二圓孔，露出雙眼不致妨礙視線，而能繼續戰鬥。」³⁰

在衡陽城西及城北方面，自6月28日第116師團發動攻勢以來，遭遇到第3師堅強的抵抗。第116師團轄優勢戰力，連續攻擊第3師陣地，許多據點陣地數度易手，雙方都產生大量傷亡。國軍第3師陣亡多名排、連、營長，尤以據守城北方面第9團傷亡最為慘重，包含轄神渡、望城拗以及來雁塔等陣地。日軍第一次總攻概計傷亡約1萬6千餘人，國軍傷亡約4千餘人。但日軍僅攻陷停兵山、高嶺、轄神渡、望城拗、來雁塔等警戒陣地，國軍第一線陣地依然完好如初。³¹經過數日的攻擊，日軍仍未能獲得所望戰果，於是第11軍決定於7月2日暫停對衡陽的攻勢，主要的因素有三，一是衡陽周邊多屬沼澤地形，再加上守軍的堅固工事以及堅強

28 同註17，頁45。

29 同註20，頁59。

30 同註20，頁60。

31 同註17，頁55、56。

作戰意志；二是彈藥缺乏；三是國軍掌握優勢的制空權。³²此外，第10軍的作戰意志也同時獲得蔣委員長的高度肯定，他認為「方先覺軍雖被圍，受兇狂之毒攻，然吾軍官兵能沉著應戰，本陣地屹立不搖，足以自慰」。³³顯見第10軍當時堅強的作戰意志，確實是能夠抵擋日軍強攻的重要因素(如圖4)。

三、第二次總攻擊

第一次總攻停止後，根據第11軍的評估，完成兩個攻擊師團整補的時間，概約在7月10日前，因此，再興攻擊的時間訂於7月11日。³⁴然而，日軍在整補期間並非全面停火，而是轉為重點目標攻擊。7月5～8日，日軍步兵每日黃昏後，都會在砲兵及毒氣攻擊掩護下，對江西會館、楓樹山、張家山、虎形巢等陣地攻擊，雙方互有傷亡，但國軍陣地依然完好。³⁵

第11軍完成整補後，在7月11日拂曉發起第二次總攻。此次攻擊的方向仍然保持在衡陽的西南方，採三併列，分別是第

116師團第120聯隊在左，從虎形巢經張飛山向143高地前進；第133聯隊在中為主攻，從張家山經打線坪、蕭家山，進入岳屏山東西一線；第68師團第58旅團在右，向衡陽城南的楓樹山及141高地攻擊前進。³⁶

7月11日，日軍猛攻虎形巢陣地，再度施放毒氣，造成當面守軍預10師第29團官兵數度昏迷，但虎形巢陣地並未失陷。雙方戰至12日9時，虎形巢被日軍攻陷，預10師師長葛先才決心投入預備隊發起逆襲。逆襲部隊由第3師第9團第3營營長孫虎斌率領，戰鬥至為慘烈。到下午4時許，第3營營、連長相繼陣亡，官兵傷亡四分之三以上，攻勢受挫。³⁷葛先才最後下令停止逆襲，改守西禪寺、張飛山，左與蕭家山銜接之線。³⁸

7月14日拂曉，預10師在張家山陣地已與日軍鏖戰三晝夜，當面守軍第30團大部犧牲，雖數度發起逆襲，但因未能歸復張家山前方高地，遂在軍部同意下，退守

32 「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自昭和19年4月23日至昭和19年8月11日(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314200、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昭和19年4月23日～19年8月11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3 《蔣中正日記》，1944年7月1日，上星期反省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34 同註15，頁374、375。

35 王逸之編，《方先覺與衡陽會戰》(臺北：方峻出版，民國95年4月)，頁189。

36 同註15，頁410、414。

37 周雲飛口述，胡友瑞整理，〈「衡陽保衛戰40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近代中國雙月刊》，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24。

3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55年)，頁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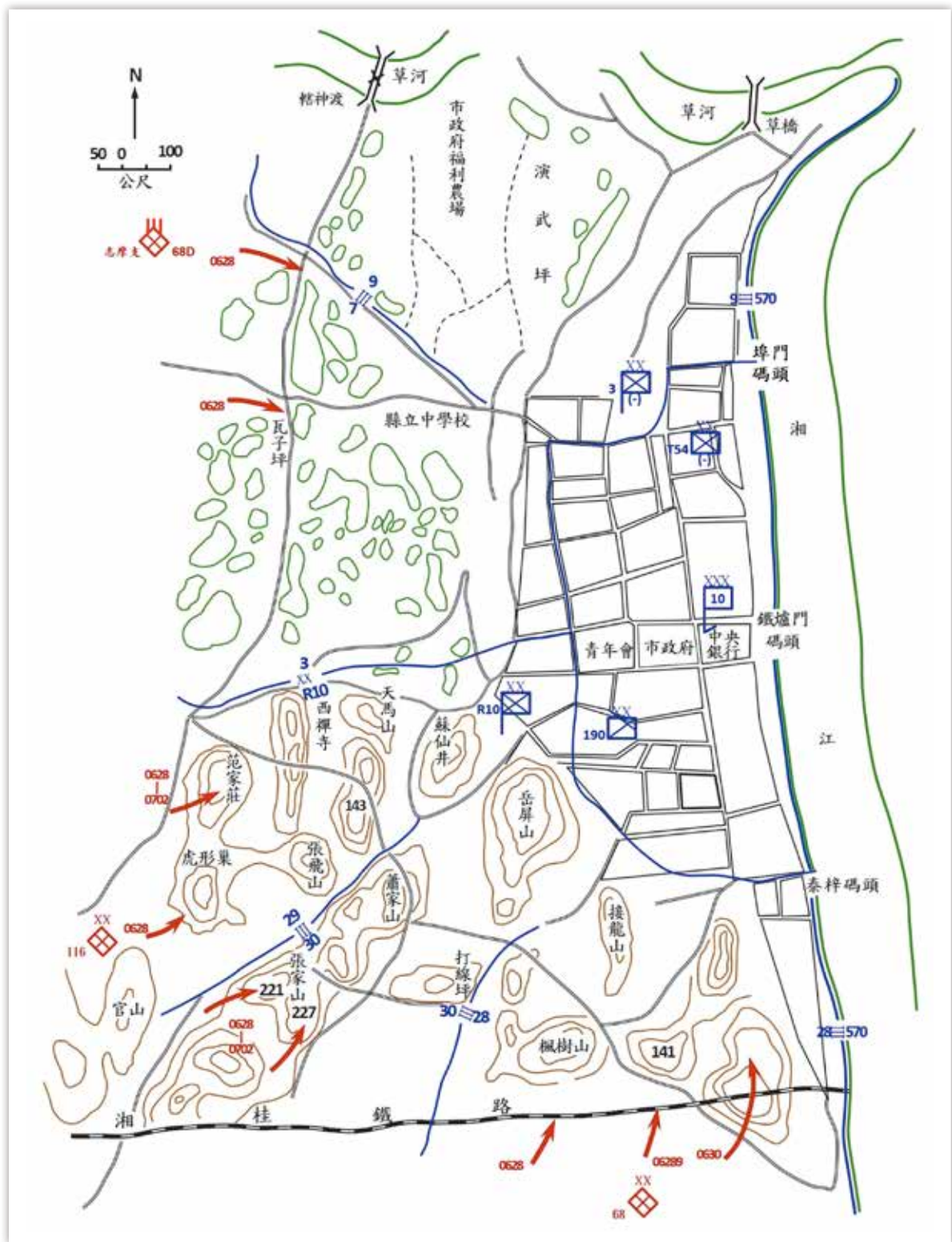


圖4 第一次總攻擊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附圖四。

蕭家山、打線坪之線預備陣地。³⁹是日，日軍對我西南郊陣地，全面攻勢益猛，砲兵火力亦逐漸增加，對西北郊仍行牽制攻擊，自停兵山、張家山、虎形巢，相繼失陷後，國軍陣地處處受日軍瞰制，傷亡頗大。

7月15日拂曉，衡陽城南緊鄰湘江西岸的江西會館、外新街先後被日軍侵入。經國軍第3師、預備第10師實施逆襲，曾一度收復，終以兵力單薄無法固守。

7月16日16時，打線坪、蕭家山與楓樹山西南陣地，相繼被日軍攻占，守軍兵力單薄，第一線各要點全數失陷。方軍長乃以第3師、預備第10師剩餘兵力改守第二線，並乘夜調整。⁴⁰

7月18日16時，奉令馳援衡陽的第62軍(轄第151師及第157師)，向黃茶嶺、歐家町之日軍攻擊，遭日軍強固工事以及熾盛火力阻我進攻。為了阻止國軍增援部隊進入衡陽，日軍特別抽調第40師團南下增援，全力向我突入衡陽城部隊夾擊。當第

62軍進抵城郊時，第10軍軍部特務營出城接應，拚死苦戰，全營傷亡殆盡。⁴¹第157師第471團團長丁克堅、第151師副師長余子武於七里山指揮守軍逆襲，不幸身中數彈，壯烈成仁。第62軍方面，雖曾攻抵衡西火車站，但因糧彈不繼遭日軍圍攻而未能進城。⁴²日軍在久攻不下之後，為考量整體戰略，再次停止攻打衡陽。

第11軍在7月21日的報告中顯示，雖然衡陽城的抵抗陣地已經摧毀，守軍也失了第一線陣地，但在守軍的頑強抵抗之下，要完全攻占衡陽仍須耗費多日。另外第11軍參謀長島貫大佐認為，就整體戰局來說，衡陽周邊的運動戰才是主作戰，攻擊衡陽僅係支作戰，而作戰應把握大局，不應為局部的戰況所迷惑(如圖5)。⁴³

四、第三次總攻擊

日軍在7月30日下達第三次衡陽總攻擊的命令，其作戰構想是：「軍定於8月4日以主力向岳屏山一帶高地發動攻擊，5

39 近代中國出版社，〈「衡陽保衛戰40週年」特輯一口述歷史〉《近代中國雙月刊》第42期，民國73年8月，頁67。

4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口述戰史彙編 第一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頁333。

41 「方先覺電蔣中正遵派軍特務營向歐家町出擊策應援軍刻攻達歐家町北側高地突出規定信號未見回答旋即遭敵重圍全營傷亡殆盡等情」，1944年7月20日，〈八年血債(六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87-304。

42 「黃濤電林蔚六十二軍自奉令馳援衡陽以來迭在白鶴鋪譚子山與敵激戰旋突入衡陽城郊先後攻克黃鄰山嶺衡西火車站因糧彈不繼復遭敵圍攻而退守鐵關鋪等情」，1944年7月27日，〈八年血債(六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87-308。

43 同註15，頁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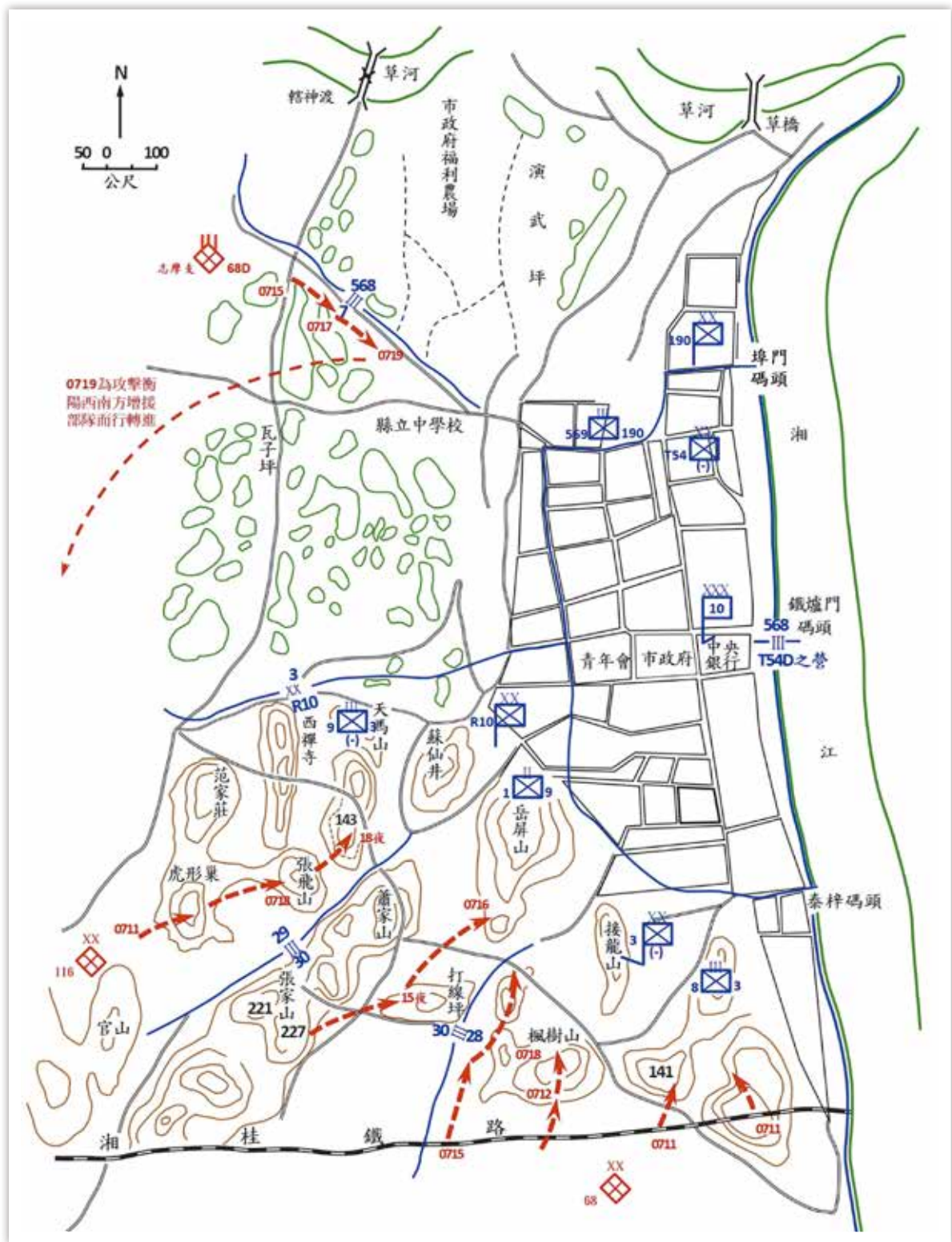


圖5 第二次總攻擊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附圖五。

日將以有力的兵團向衡陽城北部實施急襲攻擊，並企圖一舉攻克該城。」為達成此一目標，軍的部署大要如下：

(一)第5航空隊於8月3日、4日兩天應以支援第68師團為主，8月5日則以支援第58師團及第13師團為先。

(二)令第68師團於8月4日17時發動攻勢，以主力向岳屏山，而以有力之一部向寺廟高地(岳屏山東南400公尺)進攻，之後繼續向鐵爐門碼頭方面擴張戰果。

(三)令第116師團部隊於8月4日17時發動攻勢，以主力向岳屏山西北高地進攻，之後繼續向中央銀行(岳屏山北方600公尺)方面擴張戰果。

(四)令第58師團以極隱密的行動接敵，並完成周全的準備之後於8月5日以主力從衡陽城西北，而以有力之一部由北側地區發動攻擊，之後繼續向埠門碼頭(鐵爐門碼頭北方350公尺)方面攻擊前進。

(五)令第13師團在湘江東岸地區於8月4日起以其砲兵及游擊部隊支援第68師團之攻擊作戰，並於5日開始對瀟湘碼頭(鐵爐門北方800公尺)附近實施砲擊。」⁴⁴

8月4日拂曉，日軍第116師團步兵第133聯隊開始發動攻勢。攻擊前，在火砲及空中火力密集轟炸之下，國軍衡陽城陣地全毀。是日15時後，國軍岳屏山、五桂嶺，先後失守。日軍第一波攻勢持續至5日入夜，方始停歇。6日拂曉，日軍猛攻衡陽西北郊，9時許，日軍30餘人突入城內，我守軍此時既無砲彈及手榴彈，而機關槍手多已傷亡，未能將此少數之日軍殲滅。8月7日10時，日軍再次攻入500餘人，國軍陣地全面被突破，各級將領雖欲激勵部屬與敵續戰，惟已苦戰47晝夜，兵竭彈缺，援軍隔阻。8日拂曉，日軍突入中央銀行第10軍軍部，衡陽城遂告陷敵(如圖6)。⁴⁵

經驗與教訓

第10軍在全體官兵的犧牲奉獻之下，戍守衡陽已遠超過軍事委員會的期望。⁴⁶ 其中的經驗及教訓，本文整理如後：

一、戰場情報確實，敵情判斷正確

第10軍在6月1日進駐衡陽後，曾對敵可能來襲的方向產生兩個方案：一是衡

44 「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自昭和19年4月23日至昭和19年8月11日(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314400、第11軍—湘桂作戰電報綴(其の1)—昭和19年4月23日～19年8月11日，1949年8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長衡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55年)，頁159。

46 衡陽保衛戰前，蔣委員長曾叮囑方先覺必須固守兩星期。葛先才著、李祖鵬編，《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記》，出版不詳，頁148、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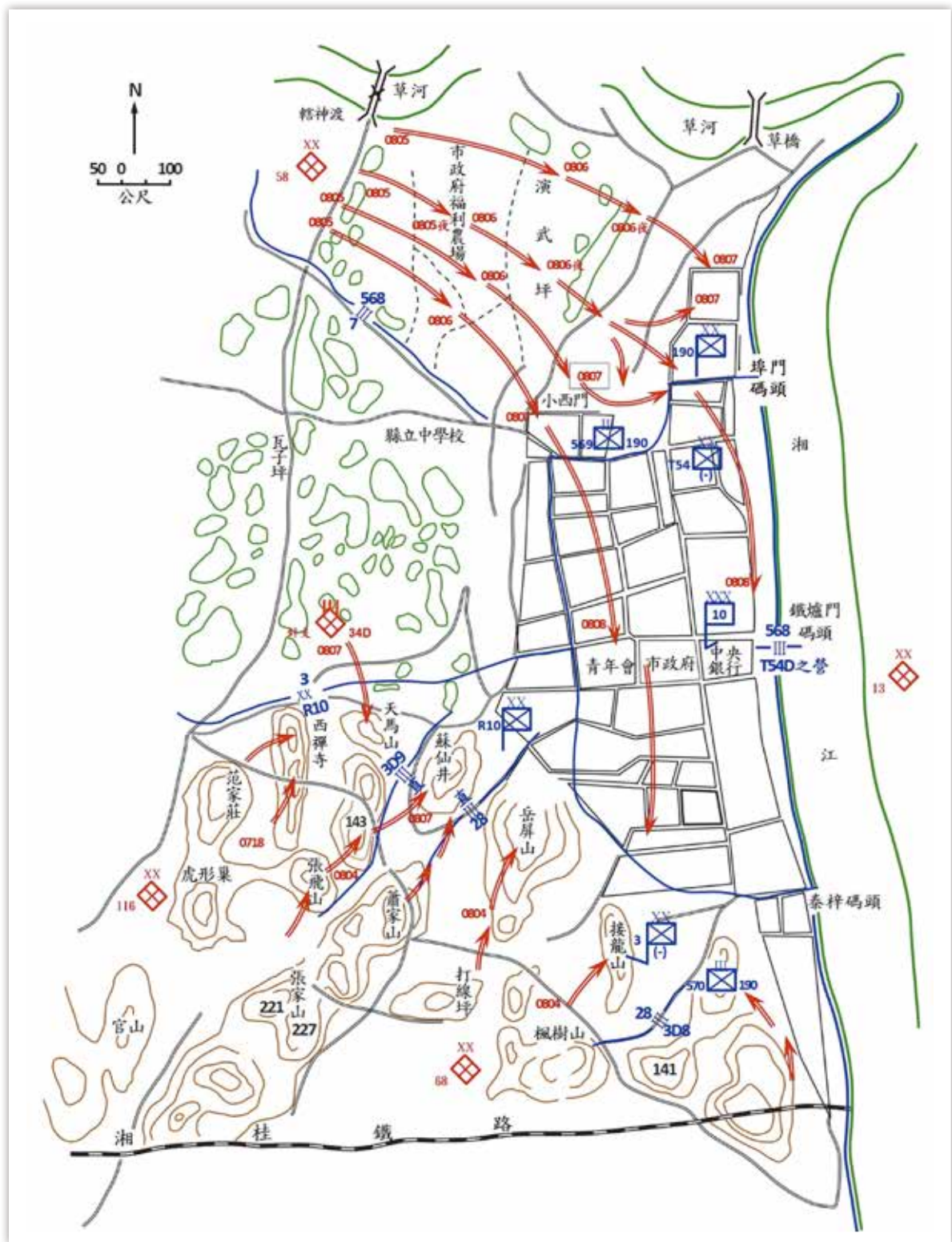


圖6 第三次總攻擊經過要圖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9)（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附圖六。

陽西北方，二是衡陽西南方及南方。提出第一案的是當時授命視導第9戰區作戰，隸屬史迪威總部的賀克准將。他認為城南地形複雜，亦是國軍陣地鎖鑰，日軍即便有優勢火力，但強攻必會付出重大代價。而衡陽西北郊地勢平坦，雖有水田和池塘，但不會對日軍機動造成困難，同時可發揚火力，且距離市區較近，奏功後可形成包圍作戰。⁴⁷

方先覺則認為，長衡公路兩側崇山峻嶺，部隊無法疏散，不適宜重裝備運動，且當時國軍具有空優，更不利於日軍實施道路機動。況且，日軍自恃優勢火力，必定輕視國軍裝備訓練與人力不足，從南面進攻可盡早結束作戰。反之，若從西北方進攻，即使初始進展順利，但最終仍須解決南面主陣地帶的堅固陣地，拉長作戰時日，違背日軍速戰速決企圖。經過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將重點置於衡陽南面和西南面。⁴⁸最終，證實了方先覺對於戰場情報的掌握及敵情判斷都相當正確。

二、陣地選擇至當，工事構築完善

第10軍確定了敵可能行動之後，開始進行兵力部署以及陣地選擇與構築。在

陣地選擇方面，根據葛先才的回憶，衡陽外圍原本已構築不少鋼筋混凝土的備用國防工事，這些工事相當堅固。然而經過方先覺及幾位重要幹部的偵察之後，發現這些工事陣地雖然選擇了有利地形，但正面過於寬廣，現有兵力將無法相互策應，於己不利，因此決心放棄既有工事，將主陣地帶向後調整，以縮短防禦正面，使得兵力、火力相對集中，陣地能夠更加強化。⁴⁹

第10軍在衡陽構築的工事，也是造成日軍多次受挫的原因。預10師第28團迫砲連長白天霖戰後對衡陽周邊工事構築的規範，有詳盡的描述。在衡陽西北郊區方面，將魚池、蓮塘、水田全部挖通，構成氾濫；各池沼間通往城廓之道路小徑，建築堅固的伏地堡予以封鎖；零星家屋悉予拆除，並掃清射界，以增大火力殲滅敵人之效果。南正面及西南面的丘陵地帶，設置數線堅固據點工事，輕重機槍全部側射，編成綿密之交叉火網，使各據點及兩丘陵地之間鞍部前面能相互側防；面敵之丘陵基部，皆削成不能攀登之斷崖，其上緣設手榴彈投擲壕；無斷崖地區則挖掘既寬且深之外壕，壕底設有掩蓋之地堡，以

47 方先覺親校、陳國柱執筆，〈衡陽血戰泣鬼神〉，收錄自王逸之編，《方先覺與衡陽會戰》（臺北：方峻出版，民國95年4月），頁343。

48 同註17，頁30、31。

49 葛先才著、李祖鵬編，《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記》，出版不詳，頁144、145。



防敵人藏匿外壕之內；斷崖或外壕之前地，敷設鐵絲網及以直徑10公分以上圓木構成堅固如高牆之木柵。陣地間挖1.5公尺深的電光型交通壕，使能連接全陣地；並依據地形及火力需求，在交通壕背後或前面，挖掘1.5公尺深之各個散兵坑使之與交通壕相通，士兵在坑內能立起射擊擲彈，亦可很舒適的坐下休息；坑口設有遮日避雨設備並覆上偽裝，所有工事均注意排水設施。⁵⁰

日軍戰後也承認，第10軍的陣地工事，確實對攻擊部隊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第一次總攻失敗後的檢討中，就將「陣地堅固，側防火力熾烈，守軍戰志高昂」列為首要。第二次總攻時，第116師團在攻擊蕭家山陣地時的報告中也指出：「守軍的陣前火網，其巧妙的編成，特別是短距離的側射及斜射的火力發揮的淋漓盡致，使得攻擊部隊有難以越雷池之嘆。」顯見第10軍的防禦陣地工事亦是日軍久攻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⁵¹

三、民眾疏散得宜，力求戰場淨空

除了軍事方面的作為，方先覺另外一項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日軍兵臨城下時，決心撤離所有平民。誠如前文所述，

衡陽位處水陸交通要衝，不僅是當時東南各省物資流進的中繼站，北有長沙屹立不墜，因此從未經戰火。原本工商業已經發達，抗戰爆發後，上海、漢口等大商埠甚多工廠陸續遷來，衡陽更為繁榮。衡陽當時農商繁華，共計30餘萬人民，第10軍進駐初期，百姓並無身處戰地的感覺。方先覺為了減少平民傷亡，再者為了防止敵諜混雜其中，暴露國軍陣地狀況，因此決心撤離所有平民。⁵²

方先覺要求，出動全軍各級政工人員，會同縣政府人員，除文字宣傳外同時以口頭勸導人民，避免不必要之流血，迅即疏散；此外，並商請粵漢、湘桂兩鐵路局，儘量調其車輛於東西兩站，免費疏散戰地人民，南行者乘粵漢鐵路，西行者乘湘桂鐵路。軍部派參謀人員，在車站協助各站辦理疏散事宜；各站並派武裝兵一排維持秩序；輜重團派兵一連，照顧老幼，幫助人民搬運物品上火車。⁵³經過四晝夜列車不停出入站，衡陽城民眾在日軍發動攻勢前一天疏散完畢。⁵⁴

事後證明，戰前撤離百姓的決心相當正確，因為後來第10軍在備戰過程中，發現尚有200餘名百姓隱藏在偏僻民房內

50 同註17，頁33、34。

51 同註15，頁374、427。

52 同註47，，頁341、342。

53 同註49，頁146、147。

54 同註17，頁36。

未撤離，部隊不僅必須輪流幫他們準備餐食，而在7月6日的空襲轟炸中，也造成大部分喪生，僅20餘名生還。⁵⁵如若戰前沒有淨空戰場，將嚴重影響第10軍衡陽保衛戰。

四、援軍未能抵達，解圍作戰失利

衡陽最後沒能確保，失陷敵手，葛先才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援軍避戰塞責」。⁵⁶其實早在6月中旬，蔣委員長曾決心將第62軍調往衡陽，以確保衡陽不為敵所占。⁵⁷而在日軍發動第一次總攻之際，蔣委員長澈底改變想法，決定要以衡陽吸引大多數日軍，以「待敵軍攻城日久，消耗甚大，相持不決之際，再行增援，方能達成目的」，因此，他否決了軍令部增援衡陽的作戰計畫。⁵⁸蔣委員長並於7月2日將此決心電告方先覺，並指示以「甚穩」兩字為衡陽危急的代號。⁵⁹

7月15日，方先覺發出「甚穩」的危急電報給蔣委員長，並告知部隊傷亡過

大，守備陣地任務已經以官佐雜兵擔任，⁶⁰蔣委員長在驚覺戰況嚴重之下，才急令援軍前往衡陽，但在日軍的阻斷下，援軍始終無法接近衡陽。蔣委員長在日軍第二次總攻後期，才發現「敵軍對衡陽戰術是分散牽制，以阻止我外圍之援軍，而掩護其圍城部隊，使我守軍久困城中，待我彈盡援絕，而後垂手以得之」。⁶¹

除此之外，援軍無法順利進入衡陽的另一原因，在於日軍是以第10軍原先構築的堅固陣地來阻止援軍攻勢。其中包含戰前第10軍所放棄的外圍國防工事，都被日軍加以運用。

衡陽保衛戰援軍無法馳援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軍事委員會統帥部的判斷錯誤，另一方面則是作戰部隊撤退時，未能適時破壞陣地設施，導致資敵作戰。

防衛作戰的省思

一、肆應敵情變化

55 同註47，頁342。

56 同註49，頁247。

57 《蔣中正日記》，1944年6月17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58 《蔣中正日記》，1944年7月1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59 「蔣中正電方先覺務加強城防堅守衡陽消耗敵兵力以待援軍集中並約定代號是時必抵外圍策應一舉夾殲敵軍」，1944年7月2日。〈領袖指示補編(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6-00016-509。

60 「方先覺電蔣中正第十軍正規作戰官兵因參加衡陽保衛戰傷亡殆盡現多以官佐雜兵擔任守備陣地因之夾擊部隊無力派遣現已派多數小部隊搜索以策應援軍」，1944年7月18日。〈八年血債(六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87-303。

61 《蔣中正日記》，1944年7月25日，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未刊本。



自本世紀初以來，共軍在武器裝備研發以及戰術戰法的改變上，取得長足的進展，再加上共軍2015年軍事改革後的組織編裝調整，使其更能肆應現代聯合作戰的型態。在許多公開資訊上，可以發現共軍的登陸作戰方式已經不同以往，面對敵情的改變，國軍是否能靈活的加以因應，值得省思。

以本戰例來說，衡陽保衛戰前，即使美軍顧問針對敵情提出意見，或甚至衡陽城外已有既設的國防工事，方先覺軍長都能依據自身過往的作戰經驗而適時的調整因應，正符合《孫子·謀攻篇》「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兩岸之間的軍力失衡，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在海、空軍力方面，地面部隊必須思考在缺乏海空支援情況之下，如何因應共軍登陸作戰。依現在共軍登陸作戰發展，已屏除過往「大船換小船」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兩棲船塢登陸艦(071型)及兩棲攻擊艦(075型)由岸至岸的海上輸具。而國軍第一線守備部隊面對共軍登陸戰役第一梯隊，則是以「05式兩棲裝甲突擊車」為主戰裝備的兩棲重型合成旅及海軍陸戰旅為主。因此，國軍執行反登陸作戰亦應適度調整戰術戰法，以肆應敵情

變化。

二、重視戰地民政

所謂戰地民政，是指「戰地之民事行政，包含政權重建、統一接管、難民救濟、處理等工作。」⁶² 國軍歷年演訓，甚少觸及此一議題。然而從本戰例來看，難民救濟與處理確實與軍事作戰息息相關。舉凡部隊機動路線、各項設施開設都無法跳脫民政工作，尤其現今講求全民防衛動員，更是如此。雖然政府每年會配合國軍年度重大演訓執行「萬安演習」，然仍有許多細節尚須進一步確認。

防衛作戰屬守勢作戰，平時所在地一到戰時即為戰場。誠如本戰例，作戰過程中，必須考量避免平民傷亡及防止敵諜混雜其中，暴露國軍陣地狀況。第10軍戰前疏散百姓的決心雖然倉促，但在地方政府配合部隊的情況下，仍能順利執行。然而，畢竟大陸地區幅員遼闊，戰地百姓較易疏散至未受戰火殃及區域；反觀臺灣地區缺乏縱深、幅員有限，更應該妥慎規劃並反覆確認與演練，否則，如民國37年底，國共徐蚌會戰中，第7兵團因百姓蜷集而影響機動，埋下在碾庄被殲滅之後果。⁶³

三、加強臨戰訓練

62 《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民國93年3月15日)，頁3-11。

63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11月30日)，頁100。

臨戰訓練是指「敵軍將對我發動戰爭，為使我軍在較短時間內，提升其作戰能力，對部隊於任務地區所實施之各種訓練。或部隊自接獲戰備命令或動員令，部隊完成動員編成後至與敵接戰前之訓練均謂之。」⁶⁴而主要的目的在於肆應作戰計畫與戰場環境以及有效解決實戰中最急需的作戰問題。⁶⁵簡言之，就是，「缺什麼訓練什麼，仗怎麼打，兵就怎麼練，縮短訓練過程與實戰的差距」。⁶⁶

以本戰例來看，臨戰訓練要加強的，是部隊官兵無論任何兵種與專長，都須強化單位各式建制武器的射擊訓練。在第10軍戰後的檢討中指出，衡陽保衛戰能持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全軍雜役士兵，在平時均已施行相當訓練，故戰時均能擔任戰鬥任務。」報告中所指平時的訓練，是「必須均會使用機關槍及迫擊砲，……免到戰鬥後期有槍無人使用」。⁶⁷

藉由本次戰例得到的經驗，戰場上必須是「人人都是戰鬥員」，然部隊訓練依據年度計畫有既定的程序、步驟、要領，各級必須予以遵守，唯有透過臨戰訓練的強化，無分戰鬥、戰鬥支援或勤務支

援人員，才能達到此一成果。

結語

衡陽保衛戰是國軍抗戰史上至關重要的一頁，其所代表的是國軍堅苦卓絕的抗戰精神。第10軍官兵在彈盡援絕的狀況下，依然保有堅定不移的作戰意志，衡陽最終雖然淪陷於敵，但也使得日軍在戰爭後期不致輕進，是第10軍官兵犧牲生命換取國家的永續生存。

爬梳過往的作戰文獻，第10軍官兵留下的不僅是犧牲奉獻的典範，更多的是戰場上的作戰經驗教訓，這些彌足珍貴的經驗教訓，並不因為作戰型態改變以及科技的進步而有所不同。舉凡敵情的判斷、陣地部署、工事構築等，都足以供現代國軍官兵在備戰訓練時參考。國軍若能從此戰中汲取經驗和教訓，才是真正的進步與重要的成就。

(112年1月3日收件，112年2月7日接受)

64 同註62，頁7-10。

65 《陸戰戰術學第四冊》(桃園：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民國93年3月)，頁9-297、9-298。

66 同註65，頁9-298。

67 同註21，頁682、683。